

北 新 書 局 印 行

烟霞伴侶

學昭女士著

烟霞伴侣

學昭自題

LEE YIK LAND CO



厂
山昆

1, 1, 29.

Kiangnan

From Ah-Tan
University Library

“清心長有慮，幽事更無涯。”

“她是人間失路的小孩子。”

“倦旅”的作者借名書中的逸樵，這樣的爲自己說話。

然而我不覺得這“小孩子”是失路的。我於看過他的文章以後，就寫了林和靖詠詩家之句：

“清心長有慮，幽事更無涯。”

竊贈作者，但恐怕太唐突，所以贈給逸樵的。

這事已一年半了，我所讀的倦旅，還是登在“婦女雜誌”上的。此倦旅已把四篇集起來單行出版，而且現在又要刊印“烟霞伴侶”了。我自信頗能瞭解著者陳學昭女士的，所以在這本

目 錄

山裏（十九節）.....	1—96
湖上（二十節）.....	97—179
海邊（十五節）.....	181—241
自跋.....	243—245

插圖目錄

清心長有慮幽事更無涯·····	·序前
春水的波紋移向岸邊縹逝愁煩也寄隨着片片的白雲歸去·····	9
遠望迷濛中的龍山·····	64
我家在江湖一線裏·····	106
湖山在這裏新添了晚裝·····	141
海鳥的翱翔·····	232

I.

好久以來，沒有獨自出外散步過。我自己也很不相信，平時這般愛走的人，現在真像哭後的安靜地睡在搖籃裏的小孩子。家裏，母親也來問着：“現在怎樣呢？可還出去跑麼？留心着別跌壞了！”我回憶去秋跌得不能行動時候的情景，唉！在病中，誰還來懷念你呀？是如何的冷漠而淒涼呀？但是到了現在，這個印象又似乎不足以教訓我了。我想想：“這樣怕不至於會引起外界大多的問言的！”真的，一個人總千方百計的替自己辯護，這勝利自然是很穩固的。

是課餘：廊上滴答的雨聲止了，窗前只聽得一羣二三四五的

麻雀晚噪，似乎是很細碎而麻煩，很像促促私語，但更清脆些。每在這時，我常被愁思引起：“怎麼燕子還不來呢？”薄紗外清楚的望得見蒼空如洗，清明若鏡，雜綴着幾片桃色的雲，這樣的整個完全，這樣的美麗，有如那無波的靜海，小小的帆船穩穩地在航行着。我如何的想像呀！想像那錢塘江裏，無垠的波浪擁抱着一輪落日；想像那獅子山巔森林裏酣眠着的一輪落日。這時候的心是再也關不住了！我以一半欣讚，一半嫉妬的情緒，輕輕的喊了一聲：“哦！這樣的景色！”

出得校門，路上正是泥濘，我關心的聽着我自己的鞋托托的聲音，謹慎地選那已被風吹得花白的石塊上落腳。我自慰自樂於這回的勝利了！實在的，雖然春寒陣陣的襲入我袖裏，使我的心也爲之微微的抖顫；而蓬亂的短髮散在面前，也須費我的手一

下一下往後掠呢。

省道上寂然無人，新雨後遍地的細茵嫩草，綠綠的添了一番新鮮了，連接的田隴，望去像是平灘淺淺的溪水。遠山隱隱的在雲霧裏，烟靄之中已罩上一重日暮的氣色了。我臨池悠然而立着：眼前真是如陳簡齋的詩：“雨後江上綠，客悲隨眼新”的境地了。便是那文星觀前寄寓着的丘八的軍號，誰也不至於想到他們是唯一的以別人的生命而換取自己的：悲愴地而響亮地遙遙入耳；擣衣的聲音也不時地在響着。我想起“遍地是音樂，在在皆圖畫”的皖南，我的媽媽，我的遠方的好友……許多的印象同時起來了！地下的芳草，正是“欲寄起想思”呢！

忽然想起了剪野菜來：伸手到衣袋裏去時，小刀幸而隨帶着，也可以勉強代替剪刀了。只是不會有存放的袋兒，但也可以把

手巾代用。一時便彎下身子，儘從那一叢一叢的多處次第下剪。不多時便滿了一小包了。等到天主堂的晚鐘響時，便不管催着我停工。這晚節，自到此以來，還是第一次呢。我們分別了也好久了。

還校來，幫着傭人理清，洗淨，送到廚房裏。夜飯時，黃女士笑着說：“今天是什麼節？多了這樣新鮮的可味兒！”我停箸的笑了。我自己似乎很有些感覺到這次是吃得很舒適的飯，而同時我真理會得了歌德的話：“自栽白菜，味兒更覺甘美……”凡事出之於己手己爲，才是愉樂的成就！不過當夜課未退時，我却疲乏得先睡了。

三，二，一，晚。

II.

星期日的早晨，靜寂極了：這裏，窗前的走廊上常有三四五人雜然的說話聲；傭女由那圖書室的一帶屋牆邊托托地跑來，腳音驟然的止了，這時候便會有這樣的喊聲：“某某小姐哪，會客！”但是今天——不如說這一次——什麼都沒有，如深夜般的靜寂了。

昨晚燈光下的詩情來去，想着寫了的：

我勸你莫再找尋你失去的舊情，

別枉勞了你的身體與精神，

便是思量也沒用的，

失神地迷離地的目光，

廻移到書本上去。

我很覺得這有限吝嗇的字個與語句——可也不曾想到是我自己不會敘述，——不能形盡我心裏綿綿情緒，便是形容也形容不像萬一的，因此覺得悵惘，索性給她藏起來罷！這樣我又聳了聳肩，裹了一裹被口，繼續的想起來了。

我自己是這樣的：在我興高的時候，不樂於別人來減滅我的興致。至於我自己呢，自然也不願意敗別人的興的。固然，人與人之間，我之於你，還不是你之於我是一樣的麼？聰明人不曾想到，常常因此而生出許多猜疑與顧忌來。

中二的學生邀了幾位男教職員往舟山柯巖開級友會去了，另外的學生，回家的，玩龍山的，出席於學生會的，大清早都鬧吵着去了。只剩得我了罷？還有誰呢，比我這樣地無處可走的！本

來破舊得很的校舍，已不管等於一堆廢墟，現在這般空空洞洞的靜寂，真沒有什麼再可以比擬這樣的情形了！

讀書的心情不知道躲到那裏去了，我想睡，然而沒有睡意；走罷，我作我一個人的郊遊會，我須得開擴我自己的心地。

在過了謝公橋落北走時，有一條狹不過的弄——現在我已知道，是叫石灰弄——我見着的時候有一二人在弄裏進出，這是我“尋得桃源”的來因。

弄的兩旁有高高的圍牆擁着，我走時只望得見頭頂一線的青天。平舖的石板隙裏亦有青草蔓生着，一人走時也頗悠然自得；若有了兩人對面相逢時，那麼各人都只有盡力的往牆邊縮去，這是意想得到的。

我佇立在街口的木柵門檻上，欣然的笑了，沒有什麼更勝於

這樣的喜歡了！我在草茵的側徑上走着，兩邊青碧的池沼，漾漾的春波，閃動着我的影，——我已多久不曾慢步的走在側徑上了，望着流雲，與大自然母親作默語，這時候自然忘記了下界的糾紛，從愉樂之中，並且又得了新的歡喜了。我唱着：“婉婉春風，拂我襟裳，飄遙羽化仙……”時，我真不覺得世間還有我，我是誰，我已默化在這大慈母的懷裏；風呀，雲呀，山呀，水呀，不拘什麼的懷裏酣睡去了！

就樹蔭下傍水坐了；我遼遠的望着，復向近邊審視着，靜靜地凝想，靜靜地凝想。牧童騎在牛背上，唱着小曲前來，數十小小的白鵝歡聚在田隴中，省道的側邊閃映着這黃色搖搖的菜花，想到了麥秧齊膝的時候，不知更是如何景象呢！對岸人家坐在石級上的白胖胖的小女孩，從伊那毫無思慮的目光裏透射出何等的

天真！伊向着浮動的水面，忍不住地“噉——噉——”的喊着。
這清脆的音動了我的心魄，無上的天籟般的樂聲！

我用全力儘凝視着這一池澄清碧綠微漾的春水，連那小得
無可再小的躍躍的魚秧與細蝦，在那水藻深處悠悠地游動着。
只可惜我常不知道牠們的尊姓與大名，對於我動植物的姊妹們，
親密的更加諒解。生命真是無處不在呵！

春風吹縐了一池春水，
也吹散了我心裏的愁煩，
春水的波紋移向着岸邊縐逝，
愁煩也寄隨着片片的白雲歸去。
——去！
告訴我的媽媽：

“阿妍 (Agnés) 平安着!”

而同時我更領受到了從風裏吹來的一陣一陣野花的芬芳……“唉!去年的現在! 去年的現在!”我喃喃地誦着芸最近信上引得我流淚的兩句話。我不相信過去的儘是過去了,“不知聚首在何年”無可挽回的餘地了! 我不能夠如小孩子般的無思慮,我的思慮反雜然而至,如春波似的隨生隨滅……

三,二九,晚.

III.

清明日,是今年的清明日,不是去年前年從前所有過的清明日,因而使我懷念起一切來了。

在我這般浪放的人,應該把令節早就忘了的,然而令節太多情,牠會驅使得我再三再四比什麼還戀念牠,牠在我短短的生命之頁中,曾經書寫着幾許的愉快悲痛可笑可哭的事情。戀念牠,從憂愁之中戀念牠;從孤獨之中戀念牠。

昨晚寫日記時,就這樣的感到:“明天是清明了!”其實,也不但是這樣,在一週二週以前,“清明”,對於這兩個字早就起了微弱的感覺了,爲我很愛遊玩的緣故,而更盼假日之到來,——在